



心母天下

編主社版出念紀美德白
九之書叢劇戲年青新

心 母 父 下 天

(劇幕三)

編改士殷



行印館書印幼慈

時間： 現代

地點： 一市鎮

人物：

梁甫光 (男孩，十三歲)

張守義 (男孩，十二歲)

梁國粹 (財政廳長，五十一——六十歲。是梁甫光的祖父)

高 倫 (醫生，三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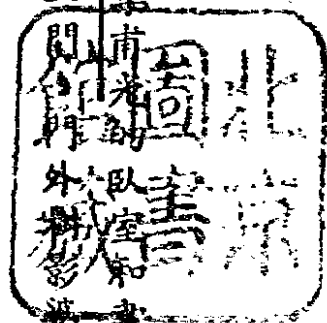
程思聰 (管家，四十歲)

陳 方 (老僕人，六十歲)

第一幕

佈景：

梁公館的大廳，陳設華麗。台中置桌椅，台左是梁甫光的臥室和書房，台右是梁國粹的臥室和公館內部，台中深處有一間外辦室。



第一節 (梁甫光，張守義)

甫光：(從台左急走上，先往右邊探望片刻，繞到門首向外招呼) 放心進來吧。

守義：(上。衣衫襤褸，身體瘦弱，顯出害病的樣子，手裡挽着一隻擦鞋用的木箱子，態度慌張) 少爺！

甫光：(接過他的木箱子，放在沙發上) 你的樣子果然像一個擦鞋童子。(指着另一隻沙發) 請坐。

守義：(慎重地) 要是梁廳長回來……

甫光：你儘管放心！我的祖父上班辦公去了，非到正午不會回家的……你覺得冷嗎？

守義：不，房子裡很溫暖。

甫光：我想的辦法果然行得通，哈哈！……喂，你進來的時候，可有人留難你嗎？

守義：守門的初時不讓我進來……恐怕他認出是我了。

甫光：守門的嗎？我早就闖照他，讓一個擦鞋童子進來，替我擦幾雙鞋子的了。

守義：可不是，後來我認是少爺叫我來的，他馬上讓我走進來。

甫光：要是他固執着，不讓你進來纔好笑呢！……你從哪裡弄來這身又髒又破的衣服？

守義：要找破衣服，到處都有，特別在我們窮人的家裡……幸虧少爺遠來慈悲，不然的話，我的媽媽……

甫光：你媽媽如今怎樣了？

守義：好得多了，謝謝少爺。

甫光：不要多謝我，你要多謝天主纔是。她能夠起床了？

守義：日間已經能夠起床做點事，可是晚上仍舊發燒得厲害。

甫光：高醫生怎樣說？

守義：那天他同少爺來過之後，我們再沒有見他。

甫光：前天他沒有去看你媽媽的病嗎？

守義：沒有。

甫光：他太不守信了！……我若見他，一定要罵他幾句。……你放心，這事都放在我身上，我自自有辦法叫他去。

守義：你打算叫他到這兒來不是？

甫光：是的。我當面向他說，他怎好意思推却不去呢？他應該快要來了，今早我搖電話叫他來，因為我覺着身體不大舒服；他說剛巧有人在醫務所看病，事情完了，馬上開汽車來我這裡。

守義：梁廳長知道了怎麼辦？

甫光：他不會知道的。醫生一來，你應該馬上同他返家裡去，我的祖父看來不會早早就回來。就算他知道了，還不是像過去一樣，罵我幾句便沒事的了！

守義：這可累你吃委屈呢……

甫光：沒有關係。要是幹壞事，我一定不依；但幫忙窮苦的人家，是我媽媽在世時屢次教我做的。你還記得嗎？那一年，你爸爸害了病，我媽媽還引我到你們家裡去呢！

守義：怎麼會忘記了！梁太太對窮人真的太好了！

甫光：若果我媽媽還在世，那真好了！我的祖父，對於窮人的事，總是裝聾

作啞，難得見他擺出熱心的樣子。一來他公事忙，二來他很固執……

啊，我也太糊塗了，（站起來）只願同你講話。你也許沒有用過早飯，對嗎！

守義：不要客氣……我不餓。

甫光：你等一等，我到廚裡吩咐大司務預備吃的東西。

守義：少爺，聽我說……

甫光：回頭我聽你說。我馬上就來。（從台右下）

第二節（陳方，張守義，梁甫光隨後上）

陳方：（從台中門口上，在後面看見張守義枕在沙發靠背上的半個腦袋，錯

想梁甫光坐在那裡）少爺，高醫生已經來了。

守義：（站起身）少爺剛好出去了。

陳方：什麼？是你？你好大胆，誰讓你進來！（看見放在沙發上的木箱子）

還把這個骯髒不堪的東西放在沙發上？快滾，滾，滾出去！

守義：對不起，少爺……

陳方：（把木箱子拿起，放在張守義手中，強把他曳到台中的門口）少爺是發瘋的！幸虧廳長不在家，要不然，他準教你吃一頓棍子！快給我滾出去！

守義：少爺叫我在這裡等他……

陳方：什麼？他教你在這裡等候，弄髒廳裡的東西嗎？滾！滾出去！就算少爺有話向你說，你也應該站在門外邊，這裡是梁公館的客廳，你不配坐在這裡……（推張守義下）

甫光：（從台右上，手裡捧着一盤食物。陳方所說所做的，都給他聽見了和看見了）方伯，不要忘記，你也不過是梁公館裡一個僕人罷了！

陳方：（馴服地）少爺！

甫光：一個僕人，應該和氣有禮，不應該隨便開罪人家……

陳方：可是廳長不喜歡他。

甫光：我喜歡他喲！他是我的朋友！

陳方：算了吧，我要想向少爺說……

甫光：我不喜歡聽你說。

陳方：（看見梁甫光手裡的食物）為什麼少爺不吩咐我去拿？交給我吧。（接過來）

甫光：你替我拿到書房去。

陳方：（下時，轉頭說）少爺，高醫生在樓下等着。

甫光：很好，你馬上請他到這裡來；守義，跟我來吧！

陳方：（拿着食物從台左下，旋復上）

守義：我怕……

甫光：不用害怕。到我的書房去吧，在那裡不會有人看見你。（張守義從台左下）

陳方：（上，對梁甫光說）少爺，聽我說，趁廳長沒有回來，及早打發那個孩子走吧！

甫光：打發他走？你不曉得是我特意請他來的嗎？

陳方：叫他幹什麼來？

甫光：叫他替我擦幾雙鞋子……

陳方：叫下人做這事不成嗎？

甫光：他們做的教我不稱心，我不喜歡！（從台左下）

陳方：（自言自語）我看這不會是真的理由，他一定是說謊。雖然他也許是出於一片好心，要想幫助人家，但不應說謊喲！

第三節 (陳方和高倫)

高倫：(從台中上，帶點懊惱的樣子) 喂，我在樓下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了，對待醫生是這麼怠慢的嗎？真是豈有此理！

陳方：高醫生，不要生氣，我一直跟他理論到現在……

高倫：跟梁廳長嗎？噓，他的脾氣愈來愈要不得！

陳方：不是跟廳長理論，他上班辦公去了，我說是跟少爺理論。

高倫：早知他能夠跟你爭吵半個鐘頭，我就不必急急地趕到這裡來了！

陳方：這有什麼意思呢？

高倫：剛才甫光搖電話給我，他說的如此緊張，我簡直估量他病的半死半活哩。

陳方：半死半活？不對，說他半瘋半癲纔對！

高倫：這末巧，祖父是十足癲瘋的，孫子是半瘋半癲的……

陳方：廳長有的是老人的頑固，少爺有的是孩子的幻想……

高倫：我看他的幻想是出於善心的，你說是不是？

陳方：若果是出於善心的，應該首先用在你我的身上。高醫生，你還記得那

高倫：天，廳長看見少爺同兩個……兩個小叫化在一起，是怎樣地震怒嗎！

是的，那時候，我真的就心會弄出人命來！其實梁廳長的脾氣太大了，他光起火來，居然講了許多不合他身份的說話！

陳方：他罵了我一頓不算，還說要把我趕走！

高倫：這正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陳方：雖說如此，我仍舊承認廳長有理。

高倫：你這個人，給人家無端罵了，還說人家有理！

高醫生，請聽我說，少爺爲什麼偏要和那些野孩子廝混呢！要是說爲了可憐他們挨飢抵餓，可以給錢給東西啣，何必同他們返公館裡來？……廳長勸說已不只百次千次了，他總是當耳邊風……如今，在書房裡，也有一個這樣討厭的東西……要是廳長回來看見了，還不是大發脾氣，罵我們下人不中用！……高醫生，我說少爺半瘋半癲，不是很

高倫：

（陳方發揮議論的時候，他隨手翻閱放在桌上的報紙）方伯，你要他怎麼樣呢？這是他媽媽傳授給他的。

陳方：是，梁太太果然是一位賢淑的婦人。

高倫：甫光有這種慈善心腸，我們正是求之不得呢。

陳方： 我是不說少爺不好，若果他肯多聽老人家的話就更好……
高倫： 我們只顧瞎聊天，却把病人放下不管了，他在哪裡？
陳方： 我告訴他去。（從台左下。高倫踱來踱去，顯出焦躁的神情）

第四節 （高倫，陳方和梁甫光）

陳方： （從台左上） 我簡直是對牛彈琴！高醫生，你對他說吧……
高倫： 對他說什麼？
陳方： 對他說梁廳長不曾回來，趕快打發那討厭的孩子出去。
甫光： （上） 我已經說過兩遍：我已經明白了！
高倫： 可是我愈來愈不明白。
甫光： 高醫生，方伯這個人，有時頑固起來，是蠻不講理的。
陳方： 好呀！高醫生，聽見沒有，如今他倒派我的不是了！
甫光： 做你自己的事去吧。
陳方： （咕嚕地，從台下的門下）

第五節 （前人，少了陳方）

甫光：方伯是好好先生，可是太囉唆了……

高倫：剛才你們兩人講話的時候，我從旁鑑貌辨色，愈看愈明白你剛才叫我

來看病，其實是……

甫光：高醫生，病人的確在這裡，我不是同你開玩笑……你肯聽我講幾句話

嗎？

高倫：我已經來了，你說吧！

甫光：倘若我的說話，像方伯那末婆婆媽媽地，你又怎樣？

高倫：老實說，這是頗討厭的……

甫光：不過，我要說的很短……

高倫：你說吧……

甫光：高醫生，你不是講過就做的人……

高倫：什麼？

甫光：我已經講完了，短不短？

高倫：太短了！你要拿憑據來解釋解釋！

甫光：好，前幾天，我不是同你說起一個貧窮的家庭嗎？我曾和你到那裡去

過一趟，你記得嗎？

高倫：哦，那個害病的婦人，我記得……我還寫下了她的住址呢——（從懷中

甫光： 掏出一個袖珍日記簿，却没有翻開來看）
我當時就是怕你忘記了，才把她的地址留給你。我說過，那個婦人還須你去看一次，是不是？

高倫： 是的。

甫光： 你當時答應了，即晚去看她的病……

高倫： 是的。

甫光： 可是你没有去。

高倫： 我本來準備起程去看她的了，恰好有人來請我去看一個患了急症的人，你至少可以在下一天去看她……

高倫： 到了下一天……老實說，我却把這件事忘記了。

甫光： 那個婦人真可憐，不但自己害了病，她的兒子，年紀像我一般大的，也病倒了……

高倫： 好！……晚上我去看他們……

甫光： 今天晚上，你去看那做母親的；兒子呢，不必去看了。

高倫： （吃驚地）什麼？難道做兒子的死了嗎？

甫光： 不，他在這裡。

高倫： 在這裡？在梁公館裡？

甫光：我特意叫他到這裡來，好叫你不能推却。請你立刻看他的病，不過要

仔細地，像給我看病一樣……

高倫：你搖電話叫我來，就是爲這個緣故……

甫光：是，我請你來看他的病。我呢，像你看見的，一點病痛也沒有。

高倫：你真狡猾！

甫光：今天晚上，還請你守約去看那個婦人……

高倫：我明白了：你打算把梁公館改成一間贈醫所。

甫光：這樣一來，你就多點機會做好事了。

高倫：我呢，很樂意担任做這個贈醫所的主任醫師……你呢，是熱心的，不

難成爲一位……仁愛會的修士！可是先要梁廳長同意！

甫光：若果這一回祖父鬧起來……我先此聲明，罪名全歸於你！

高倫：沒有關係，功勞全部歸於我便得了。

甫光：功勞各佔一半，好不好？

高倫：我們還是看病人去吧。

（引他從台左下）對了，他等候我們好久了！（下時，讓高倫先下）

第六節（陳方和梁國粹）

〔梁國粹從台後門口上。陳方隨後，接過梁國粹手中的帽子和手杖〕

陳方：老爺有什麼吩咐嗎？

國粹：甫光出外去了？

陳方：我想他沒有到外邊去，也……許……

國粹：乾跪地說個「是」，或者說個「不」，幹嗎？要說不說，真討厭！

陳方：老爺！我沒有見他到外邊去，剛才我還看見他同高醫生在廳裡談話。

國粹：高醫生？他來這裡幹嗎？

陳方：是少爺搖電話請他來的……也許少爺身體有點不舒服罷。

國粹：身體不舒服？怎樣了？怎樣了？（要想從台左下，陳方急忙阻止）

陳方：不……不……我說少爺的身體本來好好的，前一個鐘頭我見他在花園

裡盪鞦韆。

國粹：後來怎樣？

陳方：老爺也知道……盪鞦韆盪得太久了，是會叫人昏眩的……過一會兒就

沒事的了……這是健康的孩子也常有的事。消化不良……也有關係。

國粹：胡說！他愈來愈不像樣了，常常東奔西跑，同那些骯髒的叫化子來往

，既不合衛生，又是失身份！這事你也不能自辭其咎！

陳方：老爺，自從那天你吩咐過，我就……

國粹：昨天晚上，有人看見甫光在路上同一個老化子講話。你說，梁廳長的孫子這種舉動，失禮不失禮！

陳方：昨天少爺是同周行長的二少爺出外去的。

國粹：對了；周行長已經把二兒子重重地責罰了，甫光也應該受點教訓。

陳方：我常規勸少爺……叫他守點上等人家的規矩……

國粹：從今以後，我不准甫光私自外出，除非他同我一塊兒……聽見嗎？我看他以後還能夠幹出什麼來……若果他私自外出，唯你是問。

陳方：可是，老爺……

國粹：算了，你已經明白了。

第七節

（梁甫光，高倫及前人）

高倫：（從台左上，沒有看見站在台口的梁國粹）他的樣子……是很嚴重的

陳方：（用手勢示意，叫高倫住口）

國粹：（轉身向高倫）高醫生，你說什麼？

高倫：梁廳長！早！

甫光：祖父，回來了！

國粹：有什麼事？怎樣了？（轉向高倫）他怎麼樣？是很嚴重的嗎？

高倫：梁廳長，我說的是另外一個人。少爺像你所見的，很精神，很活潑。

國粹：那末，你說的是誰呢？（轉向陳方）你去吧，不要忘記我所講的：

……（陳方下）

高倫：（向梁甫光遞了一個眼色）梁廳長，我是做醫生的，醫者父母心，對

於貧富人等，應該一視同仁。今天早上，我須要到一個貧苦的家庭裡去看病，那家人說來真可憐，母親早就臥床不起，現在兒子也病得很厲害。

國粹：（生氣地）呔！幹嗎你把這種叫人作嘔的事情說出來；你打算把這些烏煙瘴氣，帶進梁公館嗎？

高倫：梁廳長，請放心，說話不會做傳染疾病的媒介。是令孫少爺提起這件事情的，我只好老實地回覆他。

國粹：哦，我明白了！甫光，你這個教而不善的東西，又打算背着我去探窺病人嗎……

甫光：祖父，我沒有……

國粹：我屢次勸戒你的事，你總是不聽！昨晚你在大路上……

甫光：祖父，我不是幹了壞事！媽媽……

國粹：住嘴！我說過多次了，不要你用這個刺耳的理由……你的媽媽教你小

心保重身體，教你守上等人家的規矩，教你不要有失體面……高醫生一定明白這點道理，是不是？

高倫：梁廳長的說話，是極有理由的。

國粹：從今以後，不許你到那些齷齪的地方去探望什麼人，也不許你以散步

爲名，擅自出門。

甫光：祖父，請聽我說……

國粹：若要出外散心，應該同我一塊兒走。

甫光：祖父，請想一想，這麼多貧苦的人……這麼多同我一般年紀的苦孩子

……

國粹：他們同你有什么關係！

甫光：他們都是無辜的……

國粹：呢！他們活該受苦，因爲他們都是爲非作歹的人。

甫光：那些苦孩子呢！

國粹：要不是他們本身不好，活該受罪，那準的是他們的父親不好，或者是

他們的母親不好……

第八節 (張守義及前人)

守義：

(在台左的門後聽見梁國粹講的最後這幾句話，忍無可忍衝上來)

先生，你太侮辱窮人了！我們雖然貧窮，可是我們的行爲，却不像你說的那末可憐……

國粹：

啊呀！你是誰呀？胆敢躲在我的家裡？

高倫：

梁廳長，不要動氣，不要動氣……

甫光：

祖父！聽我說，祖父！

守義：

你雖有錢有勢，卻不應該隨便詆毀別人，尤其是不應該詆毀我的父母

國粹：

(咆哮地) 我曉得了！快滾！滾出去！人來，人來！

守義：

我自家會出去……但你要記着，你不是好人！是輕貧重富，欺軟怕硬的小人！(從台中下)

第九節 (陳方和前人)

陳方：（從台中上，與守義相遇）老爺……我不曉得這個人……

國粹：滾你的……我要你馬上離開梁公館……

陳方：老爺，請不要生氣！

國粹：你叫程先生來……馬上去！（陳方從台中下）

高倫：梁廳長，不要太生氣！

國粹：高醫生，以後你也不要踏進我的公館來。

高倫：（莊嚴地）是你們叫我，我才來的。

國粹：這樣好了……從今以後，單是我請你，你才好來。

甫光：祖父，請聽我說……

國粹：你先要聽我說。限今天內，你要把衣物檢拾好，跟我起程。

甫光：往哪裡去？

國粹：到青山別墅，今天就得起程！（從台右下，用力把門掩上）

第十節 高倫和梁甫光

高倫：好呀，我們兩人都碰着釘子了！

甫光：最倒霉的還是方伯……讓我和祖父說說去。

高倫：

他不肯聽你說的。

甫光：

趕他的怒氣平息後，便好說話了。方伯爲我的緣故被辭退，我覺得很難過。

高倫：

梁廳長擁着百萬家產，對窮人却没有半點同情心！真是吝嗇得可以！

甫光：

張守義不知怎麼樣了？

高倫：

將來你在青山別墅居住，誰照顧他呢！

甫光：

高醫生，看在我的面上，請你照顧他吧！

高倫：

那個孩子的健康，壞的了不得，非經長期調養，難得復元。他要是能夠在幽靜的環境裡生活，有新鮮的空氣，有滋養豐富的食物，有充份的休息，那還好說，可惜，他是貧窮的。

甫光：

依你說的，便可以恢復他的健康嗎？

高倫：

當然。我看他的病，不過由於營養不良，若果用我說的方法料理他，他準會很快養好過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末孱弱！

甫光：

若果我……

梁廳長已經定着，要你今天跟他起程到青山別墅去，還有什麼好說呢？你忍耐吧，就讓那個苦孩子隨自己的命運安排吧！我看他不久於人世的了！

甫光：高醫生，你不應該這麼說。你說的話比祖父說的話更教我傷心！看見

這麼一個貧苦人的遭遇，我怎能捨棄他呢？

高倫：我只能夠盡我的能力……做我給你許下的事：看他的病，給他吃藥。別的恕我無能爲力了。

甫光：（沉思一會兒）也好，若果天主助佑我，我一定替他做點事……請你再說一遍，守義需要的是什麼……

高倫：幽靜的環境，新鮮的空氣，滋養豐富的食物，充份舒服的休息……這都是極需要的。

甫光：譬如說，青山別墅的環境好不好？……

高倫：當然是好，若果那個苦孩子在那裡住上兩三個月，我保他會恢復健康……可是還有一處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前三個月，梁廳長在海濱附近

置的那座名叫「逸廬」的洋房。

甫光：「逸廬」？對，青山別墅，哪裡比得上它！

高倫：我要走了，省得梁廳長回來看見我，又要大動肝火！

甫光：高醫生，我有幾件事要和你談談，你什麼時候有空？

高倫：你還要我再來這兒談話？你沒有聽見梁廳長剛才說的話嗎？

甫光：若果我需要你幫我的忙，你答應嗎？

高倫： 只要是我的能力所及，我一定答應！但先要梁廳長同意……不然的話

，我簡直不能來和你見面。

甫光： 若果我病得快死了，你又怎樣？

高倫： 噢，那我就管許多，馬上來看你！

甫光： (陪高倫往台中) 高醫生真好，就這樣吧！

高倫： (在門外) 我盼望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甫光： 誰敢說不會呢！(跟着高倫下)

第十一節 (程思聰，陳方和梁甫光)

陳方： 程先生，請等一等，我去報告。

思聰： 方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陳方： 事情很糟……老爺要把我趕走！

思聰： 把你趕走！爲什麼緣故？

陳方： 看呀！我在梁公館當差，差不多四十年了……

思聰： 方伯，你說明白吧，究竟爲什麼緣故？

陳方： 就是爲了那個好孩子！

思聰：爲了甫光嗎？

陳方：可不是！我屢次規勸他……今天早上，我還再三叫他當心，不要讓老

爺看見……怎知話猶未了，老爺已經回來，看見一個骯髒不堪的野孩子躲在書房裡，於是大發雷霆……程先生，老爺發怒的時候是怎樣可怕，你是知道的了……

甫光：（從台中上）程先生……

思聰：你來得正好，我們恰好講及你的事哩！

甫光：方伯是無辜的，完全是我不對。

思聰：因着你自承其過，罪便可以減去一半……

甫光：不，所有的罪名都應該由我擔當，方伯是無辜受累的。

陳方：現在你倒會說，剛才却一味派我的不是……

甫光：程先生，請你把這件事情對我的祖父說個明白。

思聰：我看，他叫我來，也不外爲這件事情。

甫光：你說什麼？

思聰：他準的是叫我算清方伯的工錢，另外找一個人到公館裡當差。

陳方：程先生，你說這是公平的嗎！

思聰：我設法向廳長說說……既然少爺自承其過，當然不能算是你的罪了。

你們可以讓我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嗎？

甫光：祖父自會對你說明白的。

陳方：那末，我去報告了。

思聰：方伯，你去吧！（陳方從台右下）

甫光：程先生，祖父叫你來，不單是爲了方伯的事，也是爲了我的事。

思聰：你猜是什麼？……

甫光：祖父對我說過了：要我到青山別墅去。

思聰：往那裡幹什麼？

甫光：我想十有八九是要你把我引到別墅去，交給那裡的人看管；不讓我再和這裡的人來往。

思聰：這個辦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甫光：若果任我選擇，我倒願意往海濱去。

思聰：你要說「逸廬」嗎？當然，那裡比青山別墅好得多了。

甫光：這是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尚未去過那裡。

思聰：是的，那座房子買過來還不夠四個月。可是那裡的人，一個你也不認識。

甫光：不要緊；住下了就會跟他們認識的了。請你替我對祖父說，我不願到

青山別墅。

思聰：

這個容易……我相信廳長一定不會拒絕的。那裡風景怡人，氣候絕佳，對於休養，真是最好不過，我替你說情就是了。

甫光：

多謝，程先生……我還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事，要想對你說……

陳方：

(上) 老爺有請。

思聰：

好，我馬上來。少爺，一件重要的事？什麼事呀？

甫光：

它好像是糊塗的，却是有利無害的事。

思聰：

回頭再說吧……要緊是我做得到的。

陳方：

程先生……請不要忘記……對他說個明白……

思聰：

知道了……放心吧。(從台右下)

第十一節

(梁甫光和陳方)

甫光：

有程先生去說情，祖父一定答應的。方伯，儘管放心吧，何況又不是你的罪。

陳方：

我很明白不是我的罪。你看，我對你太好了，反受這種報答——想想看，一個人不聽老人家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甫光：我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往日祖父不到十二點鐘，不會回家來。誰能料想到他，今天……

陳方：若果你當時聽我的話……馬上打發那個骯髒的傢伙出去，便不怕……老實說，守義不過是一個害了病的貧窮孩子，沒有什麼跟你過不去的地方呀，怎的你把他看成了眼中釘？

陳方：雖然他沒有開罪過我，可是爲了他的緣故，却教我……他也是無辜的。他的遭遇這麼可憐！假如你不幸落在他的地步，你不是也喜歡得個人幫幫忙嗎？

陳方：是……不過……難道……是我不對嗎？

甫光：不，一切過失都歸於我，我願受責罰。我要的是你能夠……

陳方：你用不着替我設想……我已經給你害得可以了，將來我肯依你的話才怪！

甫光：你這人太自私了。我以為你是好心的，所以替你設法，原來你……你有理……或者是你誤會了……或者是我不會講話……我本來要說，

在我個人方面沒有關係，若果有關老爺方面，那我……

甫光：我不要你犧牲什麼，只要你對貧苦的人，慈悲點，好心點就夠了。
陳方：慈悲！好心！你看老爺是怎樣慈悲地好心地對待我……和對待你……

下人們那個不在背地裡抱怨呢……

第十三節 (梁國粹，程思聰和前人)

國粹：(站在門口) 他們兩個都在這裡，請你立刻替甫光收拾一切，明天早

上便要動身了

思聰：是，是。

國粹：甫光，你不要到青山別墅，還是到「逸廬」去吧，程先生說，那邊的環境比青山別墅的環境對你更適宜。

甫光：祖父要怎樣……就怎樣吧。

國粹：你在那裡，不必盼望我去看你。一來，我在這裡公事繁忙，二來你在那裡是受責罰的……我想不到那裡去，再看見你放潑撒野的所為。

甫光：那末，我不時回來向祖父請安好了。

國粹：趕你曉得上等人家的規矩，曉得聽信老人家的說話，才好回來見我。

(下)

第十四節 (前人，少了梁國粹)

陳方：程先生，我的事情怎麼樣？

思聰：方伯，結果很好。廳長曉得不是你的過失，便不願深究了……不過……

……以後……

陳方：難道這是最後的警告嗎？你不妨直說！我不願再次爲着孩子的事吃委

屈……我已上了年紀……應該有個好的歸宿……做人要慈悲，對；做人要好心，對；可是應該有個分寸……（咕嚕地下）

思聰：（對梁甫光）少爺，我很抱歉，雖然我替你說情，可是廳長固執地不肯聽，他定要打發你到外邊去……

甫光：我也不敢妄想留在家裡了。方伯能夠不怕被趕走，我已經很滿足了。

思聰：程先生，多謝你替我說情，讓我能夠到「逸廬」去。

甫光：你不要談這個吧。明天早上，我們坐第一班火車出發。

思聰：你引我去，是不是？

甫光：是，是廳長吩咐過的。

思聰：「逸廬」裡面住着什麼人？

甫光：有一位忠厚的長者守門。我想他準會叫你舒舒服服地住下去。

思聰：程先生，假如……我……

甫光：什麼？說吧！

甫光：假如我請你幫幫忙，你答應嗎？

思聰：幫什麼忙呢？

甫光：程先生，這件事不但爲我自己，也是爲另外一個孩子，一個我的朋友；他和他的母親，不幸同時病倒了，很需要別人看顧。

思聰：哦，我明白了。你要想在去了「逸廬」之後，交由我去看顧他們嗎？這真是一個好主意！那個孩子，是不是剛才被梁廳長趕出門外的傢伙？

甫光：啊！祖父告訴你了？

思聰：是。那個野孩子，簡直是引梁廳長發怒的導火綫！

甫光：我也承認！

思聰：他太放肆了……也只有你這末好心才不執怪他……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你去了之後，我就替你去看看顧他們。你把他們的住址告訴我吧！

甫光：程先生，我有另外一個意思。

思聰：你說，只要我做得到，我絕不推却。

甫光：程先生，你真好！不過……我看你一定不贊成我的主意……所以我不敢說。

思聰：這就叫我無從回答你了……你的主意是不容易實行的嗎？

甫光：你聽我說——據高醫生的意見，若果那個孩子同我在海濱住一個時期

，他的病很容易會養好。我想在「逸盧」居住的時候，有一個同伴……

思聰：哦，我知道了。你的主意真是再好沒有了，不過是不可能的。

甫光：祖父說過不到「逸盧」去，只要你嚴守秘密……

思聰：少爺，我們做事，不能只看在一方面，應該顧慮到各方面去……

甫光：怎樣？……

思聰：你以為那個孩子可以拋棄他的媽媽走開嗎？

甫光：不是拋棄，因為有你和高醫生……

思聰：我知道，但是做兒子的，很難遠離媽媽過活。譬如說吧，梁太太今日

還活着，你肯離開她過日嗎？

甫光：程先生，你說得有理。兒子離開媽媽，是一椿痛苦不過的事。

思聰：我看你的朋友也有同感……你儘管放心吧，我知道高醫生自會盡力照

顧他兩人的。

甫光：那末，我只好把他兩人交托給你了……呵呀！我想到一個好主意！這

回你可不能再借故推却了！

思聰：我說過了，若果可能的話，我斷無推却之理。

甫光：我要想把一件有價值的紀念品留下給他們，憑着這件紀念品，他們準

能夠接受天主的降福。

思聰：是什麼東西？……

甫光：這是我媽媽將死的時候親吻過的聖母像。本來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裡，是不配放一件這麼珍貴的東西的……可是聖母是慈愛的，對貧苦的人特別顯出慈母的心腸。

思聰：你交給我，讓我轉交他們吧。

甫光：我們一塊兒去，不是更好嗎？早上那個孩子吃了一頓驚嚇，現在很需要有人去安慰他。

思聰：沒有梁廳長的准許，誰也不能讓你踏出門外一步。你忘記他剛才講過的說話嗎？

甫光：好吧。我去請求祖父讓你陪伴我到外邊去，同我的朋友辭行，他一定答應我。

思聰：這樣……

甫光：你要知道，那人是我最好的一個朋友……

思聰：噢！我知道！這叫做屨犯不改！

甫光：屨犯不改？！

思聰：是的，不過我倒喜歡你在行善方面，有這個毛病……你把聖母像交給

我呸！
甫光：我馬上去見祖父。請等一等，回頭我拿給你。（從台右下）
思聰：我就在這裡等候你。

第十五節（程思聰和陳方）

思聰：（在廳裡徘徊，作沉思狀）

陳方：（從台中上）程先生，單是你一個人？

思聰：是……小犯人逃脫了！

陳方：逃脫了？（吃驚地）從門口出去的嗎？

思聰：我想一定從門口出去，不會從窗口出去的！

陳方：呵！天呀！怎麼辦好呢！這個孩子真是淘氣！

思聰：方伯，我認爲甫光是值得你尊重的！

陳方：可是若果給老爺知道，他又跑出街外去了……

思聰：誰跑出街外去了？

陳方：誰？他呀！剛才你不是說他逃脫了！

思聰：我說他走出客廳，不是說他走出公館嗎……

陳方：程先生真會捉弄人……若果真是事實的話，我的老命可就完了！

思聰：方伯，多忍耐一天吧；明天你就不用爲甫光的事就受了。

陳方：他真的要出門嗎？

思聰：明天早上九點鐘起程。

陳方：幾時回來？

思聰：你害怕他早早就回來嗎？他愈遲回來教你愈稱心，是不是？

陳方：你又來了，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少爺是一個難得的孩子……這次受責出門，我真的捨不得他。

思聰：那末，你向廳長求情去吧。

陳方：若果老爺肯聽我的話……然後……若果少爺不淘氣……

第十六節 (梁國粹，梁甫光及前人)

國粹：(在台右的門限) 你要想向那幾個朋友辭行？

甫光：吳局長的兒子吳鏗，何督察的兒子何劍虹，章師長的兒子章伯泉。

國粹：很好，由程先生陪伴你。現在你換衣裳去吧。(梁甫光從台左下)

陳方，叫王司機預備汽車。(陳方從台中下) 程先生，甫光要向

思聰：

幾個朋友辭行，煩你伴他走走，可是當心……不要讓他同那些叫化子談話。梁廳長的孫子，應該顯出世家的風度。曉得嗎？

是，廳長。

國粹：

明天起程的事，都準備了？

思聰：

是。

國粹：

有用長途電話通知「逸廬」沒有？

思聰：

通知了。

國粹：

甫光高興到那邊去嗎？

思聰：

他沒有表示反對，只盼望不要跟廳長隔別得太久。

國粹：

趕他的脾氣改好了，馬上可以回來。

甫光：

（從台左上）我穿好衣裳了。

國粹：

甫光，你要記着這次出門，好像是進「兒童反省院」。

甫光：

祖父，要是人家問起我出門的緣由，我怎樣回答呢？

國粹：

你說是我給你的一種責罰。（覺着不妥）不，你不要這樣回答。你

說，是遵醫生的囑咐，出外休養，聽見嗎？

甫光：

祖父，聽見了！（梁國粹從台右下。梁甫光作深思狀，忽然如有所悟

，急步從台左下，旋復上，手裡拿着一幅富有裝飾美的聖母像）

陳方：（上）汽車在等候了！
思聰：甫光，還有什麼？
甫光：沒有什麼了……我單是要想向祖父告別……

——幕下——

第一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

第一節（程思聰和陳方）

陳方：少爺還不見回來！他出門這纔兩月，我簡直覺得好像過了兩年。
思聰：方伯伯會說風涼話；甫光未出門的時候，你却恨不得遠遠離開他呢！

陳方：我應該怎樣說呢？你有理，不過我……我也有我的理由。那時我所以討厭他——你也知道，他差不多每天都累我挨罵……

思聰：他是出於好心的嗎！

陳方：請讓我說下去……他是出於好心，對嗎……但是，你不明白我說的；像廳長這種性如烈火的人，不是好惹的。

思聰：他這個人真的是越發不可收拾了。初時他以為打發孩子走開，就會平平安安地過日，誰知道……

陳方：對啦，自從少爺走了以後，廳長的脾氣越發叫人不易親近。我敢說……少爺是梁公館的脈搏，是一個太陽……他走了，梁公館便變成了墳墓一般，黑黑沉沉，沒有一點生氣。

思聰：你說他是一個太陽，講得真好！仁愛的行為如同太陽的光一樣，會叫人感到溫暖。

陳方：程先生，請許我問一句：今天廳長急急起程到「逸廬」去，是不是為接少爺回來？

思聰：是的。不過廳長到了那裡，却想和甫光同住幾時。我看短期內是不會回來的。

陳方：我不信，廳長的心理，我知得很清楚。

思聰：這是他親自向我說的。

陳方：你也不要相信他。廳長在官場上混了這許多年，人也混得相當滑了。

思聰：你說什麼？

陳方：我說，他怎麼想，却不是怎麼說。官場裡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所以廳長就算當天發誓，不願看見他的孫兒，其實心裡却已不得把孫兒端在懷裡。

思聰：你從哪裡看出來的呢？

陳方：從他的心裡看出來……他這個人外貌好像不容別人侵犯，但他的心是頗精細的……人的嘴可以說謊，心却只會跳動，不會說謊……所以我相信自己的見解不會錯到哪裡！……

第二節

(高倫和前人)

高倫：(在門外) 可以進來嗎？

陳方：高醫生，早呀！

思聰：高醫生，請坐！

陳方：(對程思聰說) 程先生，這回還到你強嘴？他回來了，是不是？

思聰：高醫生回來了，也值得大驚小怪嗎？

陳方：我是說少爺，他回來了！

高倫：方伯，你吵吵鬧鬧的，究竟是爲了什麼？

陳方：我說少爺要回來了，程先生却要同我作對。

思聰：我不說是，也不說不是。

高倫：方伯有理；我記得甫光和我，是同一天離開公館的。

陳方：你回來了，少爺當然也要回來。我看準的是少爺用電報通知你。

高倫：方伯，我不明白，也許……

陳方：唔，難道你又是這一種人……可是，我知道……若果……我明白了！

思聰：方伯，請你到外邊去一會兒……

高倫：是，幾分鐘就夠了，我和程先生有一件事要商量。

陳方：好啦，我去替少爺打掃房子。

高倫：替梁甫光打掃房子？你知道……

思聰：他什麼都不知道。

陳方：我知道了！他快要回來了！（顯出快活的樣子，下）

第三節（程思聰和高倫）

高倫：他真的完全不知道嗎？

思聰：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他所以這末歡喜，是因為自己騙了自己。

高倫：可憐，我想是他的心對他說：甫光就要回來了。

思聰：但是心想的一切，未必和事實相符的！

高倫：他可憐的地方就是這個。——我們還是談談自己的事吧，那件事情怎麼樣？

思聰：我完全依照你說的做去，有些走得通，有些却走不通。

高倫：你說出來……

思聰：我接到你的通知，曉得甫光害了病……便立刻對廳長說起。當然，我沒有對他說，這消息是從你方面聽來的……

高倫：很好。

思聰：我單是說，「逸廬」的管家告訴我：甫光的健康不大好，却不曉得是什麼原故。

高倫：你講得對，連那邊的醫生都看不出，甫光害的是什麼病呢！

思聰：廳長聽了，初時不肯相信，以為我同他開玩笑。

高倫：這樣的事也可開玩笑嗎？

思聰：可是後來……他放心不下，天一發亮，馬上就換了一個長途電話……

高倫：他起程去了，是不是？

思聰：是的。五個鐘頭之前，他坐汽車走了。

高倫：相信昨天晚上，他不曾好好地入睡過。

思聰：他沒有對我說起，但我看準的有這種情形。……到了「逸廬」，他就

會看到我講的都是真話了。

高倫：看見甫光的樣子，就算不是做醫生的，也會知道他病得很厲害啦。

思聰：高醫生，甫光害病的事，你知道好久了嗎？

高倫：不，我一曉得這事，就馬上通知你了。我不明白，那邊的管家，怎的

不及早把甫光的情形向你報告。我看那個孩子，至少病倒半個月了。

思聰：可不是，廳長很是生氣，他抱怨那個管家辦事糊塗，也怪那邊的醫生

太疏忽。

高倫：真是湊巧，那天我好像心血來潮似的，到「逸廬」去看看……

思聰：相信你是想着甫光會鬧出病來，是不是？

高倫：這是不值得奇怪的。一個孩子，遠離家鄉，常常都會鬧出思家病來。

很多次，這種毛病會變成不治之症呢……

思聰：你說甫光已到了這個地步嗎？

高倫：我不敢說，但他的病勢很沉重，却是事實……若果不從速醫治他……

說不定……

思聰：廳長已經設法挽救他了！

高倫：怎樣？……

思聰：他的辦法，你我都贊成。

高倫：哦，廳長把他接回來這裡，對不對？

思聰：不是這裡，是把他送到市立醫院去。

高倫：這個主意也不錯。已經掛了號嗎？

思聰：是，廳長還叫了一位醫生替甫光看病。

高倫：（看錶）那末，我到那邊看看罷……

思聰：高醫生，現在你還是不去爲妙，省得跟廳長碰頭。

高倫：這有什麼要緊！廳長沒有理由阻止我到市立醫院去，而且，這幾年來

，我簡直成了梁公館的醫藥顧問。我去看甫光，可說是我的一種職責

思聰：我曉得……你有理……可是廳長這人很固執……

高倫：還有：醫生們都知道梁公館裡的病人，沒有一個不是由我診治的，現

在梁廳長雖然叫別一位醫生替甫光看病，那位醫生要是尊重我，少不

了要我同他一起研究……

思聰：對不起，你還是讓我到那邊看看情形，然後用電話通知你，好不好？

高倫：也好……老實說句，就算廳長不答應，我也決意到那邊去的！……現

在我要看一個窮女人去！

思聰：窮女人？（忽然如有所悟）哦，是不是甫光忘記不了的那家人？

高倫：對啦。那個窮女人和她的孩子的病，差不多完全養好了。你說，這是

不是奇怪的事：一個我曾經認為無可藥救的病人，現在居然養好了；而非常壯健的甫光，倒忽然病得半死半活……

思聰：是，真是奇怪！

高倫：天主的聖意，的確是深奧莫測的。程先生，我要走了。（程思聰陪着

他從台中下，兩人旋復上，顯出慌張的樣子）幸虧他沒有看見我，要

不然，那可糟了！怎麼他回來得這麼快？……

思聰：我也猜想不到……我們趕快打後門出去吧。（兩人急步從台左下）

第四節 （梁國粹和陳方）

（梁國粹從台上的門上，面帶愁容；陳方也嗒然若失，緊隨其後）

陳方：我已替他掃好房間了……

國粹：誰叫你做的？……你簡直是白天做夢！

陳方：（低聲說）這是一個美麗的夢呀……
國粹：在梁公館裡，我不管什麼美麗不美麗，醜怪不醜怪，只要各樣事情，都依我的主意。

陳方：老爺，我不能相信，你會拒絕少爺回來……

國粹：甫光要回家裡來，先要把病養好了……

陳方：什麼？少爺害了病嗎？

國粹：我說他腦筋裡的毛病……就是不聽我話的毛病。當日就是爲了這個緣

故，我纔打發他到「逸廬」去。你想什麼？你以爲他害了什麼重病嗎？這真是愈老愈糊塗了。

陳方：老爺不用瞞我。剛才高醫生到這裡來……

國粹：高醫生？哪個高醫生到這裡來過？

陳方：高倫醫生！

國粹：誰叫他來的？

陳方：這個我却不懂得。我單是看見他同程先生談話。

國粹：在梁公館裡……好，我要質問程先生……

陳方：且慢……我看那個人好像高醫生……也許是我看錯了。

國粹：你看見他，是不是？

陳方：我看見……我單是看見他的背後，他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國粹：你說他同程先生講話……

陳方：我沒有看見程先生啊！

國粹：（生氣地）剛才你說看見，現在却說沒有看見，分明說謊……你快說，快把老實話說出來！

陳方：我已經把老實話說出來了！

國粹：告訴我，高醫生是不是到這裡來過？（捏着陳方的頸子）

陳方：老爺！不要太用力呀！

國粹：你說，要不然，我要捏死你！快說！誰到這裡來過？

第五節 （高倫及前人）

高倫：（從台左上，叫道：）是我！

國粹：（轉頭看，把陳方放過）你在這裡？

高倫：幸虧有我在這裡！

國粹：你說什麼？

高倫：要不是我在這裡，梁公館今天準要鬧出人命案來，方伯，你說對嗎？

國粹：（帶點不安的樣子，向陳方說。）你出去吧！（陳方下）

高倫：廳長幹的不對了，方伯看見我到這裡來過，就值得你對他這麼狠嗎？

國粹：懣，你說我幹的不對，可是你更不對！你身為醫生，連一點禮貌也不

懂得，擅自闖進我的公館來。

高倫：廳長……

國粹：你有什麼理由，留待日後再說吧，現在，請你馬上退到外邊去！

高倫：廳長，這回我不但不肯接納你的請求，就算你用更強橫的態度對我，

我也無所畏懼。

國粹：爲什麼？

高倫：理由很簡單。你瞧！（伸出右手，把衣袖捲起）

國粹：（乾澀地）這有什麼意思？……你要恫嚇我嗎？

高倫：（笑）不，不是恫嚇你……我單是要想給你看我手上一道剛剛好過來

的傷痕。一個月之前，我替一個小夥子施手術，完了之後，不知怎的

，他狠狠地咬了我一口。瞧，就是這裡。過了兩個星期，那小夥子再

來看我，他已經痊愈了。他同我握手，真好笑，他創口上的綑帶已經

解開了，我的手却依然還被綑帶裹着……

國粹：這有什麼意思？

高倫：請你研究一下吧。既然一個普通病人，咬了我一口，我還不把它算作什麼一回事；你，是我所熟識的，又是一個腦神經不甚健全的人，向我拋來一些不大中聽的說話，我爲什麼不能忍受呢？老實說，我們做醫生的，那個不習慣了受病人的氣……

國粹：我不曉得應該詫異你的無禮，還是應該詫異你的斗胆！你說我是一個病人，一個神經病者，是當着我的面，在我的公館裡……

高倫：我對你說話，自信是相當婉轉的了。要不是我知道你的腦神經不大健全，我準要用另一套絕不容氣的話對你說哩。

國粹：高醫生，你要說的，乾脆地說出來吧！

高倫：很好。廳長，你是善於撒謊的！

國粹：（從沙發裡跳起來）我馬上給你來一個證明。請坐，請坐，剛才你罵我不懂禮，擅自闖進你的公館。

國粹：對！對！

高倫：不對！我到這裡來，因爲是程先生用電話約我。

國粹：啊呀！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高倫：你說的一定不是這個意思！聽我說，這一次，我特意到公館來求見你

；可是，我在門外等了大半天，也不見有一個貴僕的影子。既然我是專誠拜訪，而且非和你馬上會面不可，所以我認為破例一次，不用傳達，逕直走進來，主人家是明理的，一定不會見怪。誰知道……這叫做好人難做哩。

國粹：你來這裡是爲了什麼呢？

高倫：廳長，在我把此來的目的告訴你之前，希望你用說話保證，我是你的一個客人。

國粹：我不能給你這種保證。

高倫：要是這樣，我應該馬上離開這裡，不必告訴你什麼了。我真惋惜，爲了你不曉得這件事，梁公館將有一天準會遭到不幸……

國粹：住嘴！梁公館永遠不會遭到什麼不幸的。早知道你會嘔出這種詛咒的說話，讓你把此來的目的講個痛快好得多了。現在，你說吧。

高倫：多謝你。首先，我要告訴你，爲什麼這個月來我總不踏進梁公館，今天却會突然到來的理由……這是需要的，相信這會叫你內心的熱情，重新燃燒起來……我之所以要到這裡來，爲的是看他……看你……看我的病人。

國粹：他不在這裡。

高倫：這個我曉得了。他在市立醫院。我正想到那邊去。

國粹：你還是不去的好，省得你空跑一趟。

高倫：爲什麼？難道你替他換了地方？

國粹：不。實在的緣故，是我曾經吩咐過那邊的人，沒有我的准許，誰也不能跟甫光會面。

高倫：我看，你這個辦法，單是爲了對付我。

國粹：也許是的。

高倫：請許我講一句，你太不尊重我了……

國粹：什麼尊重不尊重！你又不是我家的醫生。我不明白，甫光已經同你再沒有什麼關係了，你卻偏要背着我去看他。

高倫：廳長，你不應該用屠夫斬肉的手法來處置人與人間的交情。你是搞政

界的，我是醫生，我們的思想根本就有着重大的區別；但這事沒關係，我要說的是甫光，他同我有着很不尋常的交情！

國粹：你們兩人，不應該再有什麼交情。

高倫：你講得真是乾脆！甫光的病，從開始到現在，我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現在聽說，有幾位醫生要共同研究他的病狀，卻不邀我參加；本來，

我參加或者不參加，對我本身毫無關係，我耽心的是那個病人，恐怕由於沒有我在場，他的生命會發生危險……

國粹：高醫生，我看你不是弄昏了罷！

高倫：廳長，雖然你幾十年來，都在數目字上用工夫，我看你不及我那末講求實際。我每講一句說話，必有它的根據。聽我說，我愛甫光比你愛得更深。我爲着你的孫子的利益，忍辱負重到這裡來受你的白眼，你呢；却爲着固守成見，一味反對我救你孫子的生命。

國粹：甫光的病，你犯不上這末操心，我已經聘了好幾位名醫替他診治了。對於我的同業的診斷，我絕對不敢輕視……

高倫：高醫生，你說得挺漂亮！你不怕在本市的醫生界裡，坐不着第一把椅子麼？

高倫：這個我絕不放在心上。我要同你商量的，和醫生的事毫無關係。

國粹：什麼，還有另外的問題？是長的還是短的？

高倫：這個問題關係重大，說出來，也許你會害怕。

國粹：那末，你出去吧，我不要聽了！

高倫：你不高興聽我的說話，是不是？那末，我讓給那位比我更有能力的向你說吧。請呀，這回倒是我要走了。

國粹：（一把拉着高倫的臂膊）你說的是哪一位？

高倫：（一字一頓地）是天主！

國粹：（被搔着癢處）

高倫：記得兩個月之前，你曾經把一個患病的窮孩子趕出梁公館；就在那天，甫光已經身心欠妥。爲了你不聽我說的，又把甫光打發到外邊去，結果弄出今日這種可怕的情形。甫光的病，同那個窮孩子一樣；當日，那個窮孩子很需要你的幫忙，可是……他已經死了嗎？

高倫：（含糊地）要是天主喜歡，甫光也可能有同一樣的遭遇。

國粹：（沉吟半晌，忽然盛氣地）這就是你的全部理由嗎？

高倫：廳長，是的。

國粹：高醫生，你倒會說話。

高倫：這是我肺腑之言

國粹：你真會裝腔作勢！

高倫：廳長，這話怎麼說起？

國粹：我看破你要的是什麼把戲了。

高倫：請你來一個解釋！

國粹： 我呢，却請你退出去！
高倫： 後來我會出去。
國粹： 不，馬上出去！
高倫： 你不說個明白，我不出去。
國粹： 好啦，你就在這裡等待吧！我要走了。（從台右下，用力把門關上）

第六節 （高倫，陳方和程思聰）

陳方： （上，轉身向外）程先生，進來吧，老爺出去了。高醫生，我已經知道了，甫先在醫院裡！
高倫： 方伯，你還沒有知道這事的底細哩！
陳方： 高醫生，少爺是個貴家公子，叫他在齷齪的醫院裡受罪，怎行呢！
思聰： 高醫生，爲什麼你還在這裡逗留呢？
高倫： 這一口烏氣叫我真不知從何說起！剛才我同廳長吵反了！
陳方： 不行，少爺有病，也應該在家裡調養，怎可以叫他到醫院活受罪！我要馬上跟老爺理論去！
高倫： 方伯，不要去吧，省得碰着釘子！

陳方：要是我有理由，我纔不怕他哩！……（聽見室內傳來鈴聲，顯出慌亂的樣子）呵，他叫我了！

思聰：方伯，放胆去吧，不要害怕！

陳方：我不是害怕，我……就心的……是少爺！不過，無論如何，我都要向

老爺說……（從台右下）

第七節（前人，少了陳方）

思聰：高醫生，我走了之後，你一直留在這裡幹什麼？

高倫：我已經走到門口的了，腦裡忽然來了一個主意，於是轉頭回來，要向

廳長講個明白，好叫他讓我去看甫光的病。

思聰：結果呢？

高倫：是白費唇舌！

思聰：其實這是意料中的事。你已經知道廳長的脾氣是怎樣的了。

高倫：我以為講出甫光的病源，便可以把他說服過來。

思聰：他聽了之後，怎麼樣？

高倫：看他的樣子，是有點被感動的了……不過，他這個人挺古怪……程先

生，你是從市立醫院回來的不是？甫光怎樣了？你和主診的醫生談過話沒有？

思聰：談過了。他們都知道你是梁公館的私家醫生，一致要想邀請你到那邊去，共同研究一下。

高倫：很好。

思聰：院長和主任醫師正在商量的時候，卻有一個人提出反對。

高倫：那人就是梁廳長，他已經向我說過了！

思聰：他們聽了，都覺得很驚奇。廳長接着還鄭重說，要是沒得他的同意，不論哪個醫生，都不准接近甫光的病床。

高倫：我曉得了。

思聰：但你一定不曉得院長回答廳長的話。院長說，他是醫院的主持人，在醫院裡的事，絕不容許任何人干預。要是廳長固執己見，那末，把病人帶回家裡好了。

高倫：院長的態度好極了！

思聰：我猜不透廳長有什麼主意。不過，你可以隨時探望病人……我已經同那邊的醫生講好了。

高倫：很好，但我暫時不到那邊去。我要想來一次最後的嘗試，教廳長捐棄

他的成見

思聰：我看廳長有意要把甫光帶回家裡，或者帶到另一座醫院去，讓他可以隨意行事。

高倫：其實送甫光回家養病，是最方便的。

思聰：要是這樣，你就更沒有辦法看見病人了。我和甫光都不喜歡有這樣的事。

高倫：現在我正好要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像我剛才說的，這是我最後一次嘗試。因為我不但要救甫光的命，也想教廳長過度一種正常的生活。

第八節 (陳方和前人)

陳方：(在門外說) 是的，我馬上到醫院去，要是找我，到那邊找我便得了

…… (上，向程思聰說) 你去看他吧，他在裡面大肆咆哮哩！

思聰：方伯，出了什麼事？

陳方：他正在等着見你，有許多故事講給你聽……

思聰：沒有關係，我已經聽慣了……

陳方：王司機真是無辜……他不過對我說，少爺進了市立醫院。這也算得是

瀟天大罪嗎！誰知老爺翻過臉來，要馬上把他辭掉。程先生，你應該向老爺說說，這事太不近人情了！

思聰：曉得了！不過現在風浪太大！

高倫：你是有經驗的舵手，準有辦法應付！

思聰：請你等我一等，回頭我還有點事同你談談。

高倫：我和方伯暫時離開這裡，找個好的生意。但我決不會離開梁公館。

思聰：這樣好極了。（從台右下）

陳方：高醫生，你要怎樣就怎樣吧，恕我失陪了。

高倫：方伯，你不要走，同我在一起吧。

陳方：不行，我不願再留在這個討厭的地方……

高倫：我在廳長的手裡救了你的命，你却不願幫我的忙嗎？

陳方：你要知道，老爺簡直是畜牲！不是人！

高倫：不，不，他還有一個人的心，不過給自私和驕傲弄糊塗了。方伯，我們應該醫好他的毛病！

陳方：這事由你負責好了；依我的意思，最好叫一個獸醫來替他看病。

高倫：方伯！

陳方：我受氣也受得夠了，再下去準會把我活生生地氣死！

高倫：不見得你也需要找一位獸醫看看罷……

陳方：沒有關係，現在你最好讓我走……

高倫：方伯，我們一起走好不好？我們要循正當的途徑去解決一切難題，不

但教甫光獲得好處，也要教廳長獲得好處。

陳方：要是替少爺做事……

高倫：後來你自會看見，只要甫光的病好了，梁公館裡的一切，都會跟着變

好過來。（二人從台下的門下）

第九節（程思聰和梁國粹）

思聰：廳長，不要太生氣吧。要是你不厭煩，我却有一個意見……

國粹：我不要聽誰的意見，你依我說的做去就得了。限今天內，你要替我換

過另一個司機。

思聰：廳長，在今天內是沒法辦得到的。一個司機，不同一個叫化子，可以

隨我們的生意，招之便來，揮之便去；你要把他辭退，至少在十五天

之前通知他。

國粹：你給他多算十五天工錢好了。無論如何，他非馬上離開公館不可。

我挺不喜歡下人們像那些長舌婦人，把我的家事東張西揚，明白嗎？

思聰：我很明白你的主意。不過至少給我兩天期限，我纔容易把事情辦妥。

國粹：另外，今兒明兒，你都用得着汽車，一個舊的司機總比一個新的……

國粹：誰告訴你來，今兒明兒我都用得着汽車？

思聰：廳長，譬如說，你到市立醫院去看甫光……

國粹：誰告訴你來，我還會親自到市立醫院去？那裡的院長簡直是一條蠻牛

，我不高興再跟他碰面。

思聰：那末，教甫光回到公館來養病吧。

國粹：這裡？你說教他回這裡來？可是誰做看護呢？誰能夠日夜都在他身旁

照應呢？你說陳方嗎？他是個糊塗的老人，我可以信任他嗎？

思聰：我看這事交由醫生負責，比較可靠。

國粹：醫生？哪個醫生呢？

思聰：譬如說，高倫醫生……

國粹：啊呀，來了！來了！高倫醫生！我正在猜度你會把他介紹出來，果然

不出我之所料！

思聰：高醫生這個人，氣量大，診斷好……

國粹：我呢，却要說你這個人糊塗得可以，居然引蛇入宅，擅自把我憎惡的

人，招進公館來。

思聰：高醫生是個正人君子。

國粹：我說他沒有一點兒丈夫氣概，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是一個不講實際的醫生……

思聰：他還是甫光的救命恩人哩！

國粹：程先生，你說什麼？不見得你弄昏了罷！

思聰：我講的是千真萬確的說話。廳長，聽我說，甫光在「逸廬」病得不亦樂乎，要不是高醫生通知我，到現在我們還被悶在鼓裡哩！

國粹：哦，原來如此！這事同他有什麼關係？

思聰：本來他儘可以一概不管，他所以要理會這件事情，完全是出於一片好意。那天他到「逸廬」，看見甫光病勢嚴重，便立刻告訴我……

國粹：他到過「逸廬」？誰給他這種權利？

思聰：你和他之間的友誼。

國粹：什麼友誼！他到那邊去，爲的是繼續他的奸謀！

思聰：廳長，你不應在我面前，詆毀這一個正人君子。

國粹：他早已存心要敗壞我家的門楣，所以唆使甫光日趨下流，同那些社會敗類廝混……他的所爲，我決不放過他。

思聰：廳長……

國粹：你看，你說的這個正人君子，他的行為是多麼光明正大……他在我面

前不能賣弄虛玄，便鬼鬼祟祟地到「逸廬」去……

思聰：廳長，你錯怪好人了。

國粹：你說我錯怪好人！可是我對於高醫生和甫光間的事，却明若觀火，他

們都在哄騙我。

思聰：他們對你的哄騙，於你是有利無損的。

國粹：你這麼說，無異對我所憎惡的人，加以讚美。

思聰：不但我一個讚美他們，還有一個比我更偉大、更有權力的，就是天主

，也讚美他們的所為。

國粹：你也會這麼說，真奇怪！但我知道，天主決不會贊成人家不聽命；一

個忤逆的子孫，更不必說了！

思聰：誰明濟貧苦，天主便讚美而且降福他；誰為富不仁，天主便降罰他。

這點道理，相信你一定知得很清楚罷！

國粹：住嘴……我不高興你再講這些不中聽的說話！（自語）天主！

天主！……

思聰：天主教訓我們：你要人家怎麼待你，你先要怎麼待人家。

國粹：住嘴，我不喜歡聽你的道理。

思聰：這不是我的道理，是從聖經來的。

國粹：難道聖經上也寫着：天主爲了替窮人報復，便罰有錢人不得好死麼？

思聰：不。天主並不向誰報復，只是按公平辦事。

國粹：你還是到外邊去吧，不要再囉嗦我。你一向都是懂理的，也曉得怎樣

尊重你的上司。

思聰：廳長，請相信我……

國粹：在這種叫人不快的光景下，我提不起興趣來同你高談闊論；你最好還

是讓我獨自留在這裡，等待天主的處罰吧！

思聰：廳長，請准我說……

國粹：從現在開始，不是我派人喚你，你不要到這裡來。

思聰：至少現在你讓我說完……

國粹：走吧！走吧！我不要聽！……

（程思聰廢然下）

第十節（梁國粹）

（梁國粹坐在沙發上，雙手托着前額，顯出極度苦惱的樣子；移時，以傷感的聲調沉吟道：『天主！天主！……』忽又冷然地說：

『祈禱？我要祈禱？』接着霍然而起，心灰意冷地從台右下）

第十一節

（高倫，程思聰和張守義）

（程思聰悄悄地從台中上，看見室內無人，便招手叫高倫和張守義上。張守義衣履破舊，却是整潔的，神態上也比第一幕活潑得多）

思聰：

我的孩子，我們的計劃，成功或者失敗，都放在你身上了。

高倫：

你要牢記着我們教過你的一切，不要害怕什麼。

守義：

後來怎樣？

思聰：

我們在那邊等候你。勇敢去吧！

高倫：

就是那個房子，看見麼？

守義：

知道了。

高倫：

願天主幫忙你。

思聰：

回頭見。（二人同下）

第十一節

（張守義）

守義：

（從衣袋裡取出一幀聖母像，吻了一下。）聖母啊！從前妳醫好我的病；現在，也請妳幫助我完成這一件事情吧。我把妳的聖像帶到這裡來……（從梁國粹的房裡傳來喚人的鈴聲）噢，糟了！這種聲音有什麼意思？他要出來麼？我進去好不好呢？聖母呵……我怎麼做好呢？（往台左的一個角隅躲起來）

第十二節

（梁國粹和前人）

國粹：

（在台內）陳方！（上，走近台中）陳方！

守義：

先生找人嗎？

國粹：

你是誰呀？一個孩子？來這裡幹什麼？誰讓你進來的？

守義：

先生，你提出一大堆問話，真的叫我一時無從回答。

國粹：

你是叫化子還是小偷兒？誰讓你進來的？

守義：

我不是叫化子，也不是小偷兒。你問誰讓我進來？你要想叫誰攔阻我呢？我叫喚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始終沒有人回答我。剛才我還以為這裡的人，都死精光了……

國粹：

孩子，你說得有理……這裡的人都出外去了……陳方走了……王司機也許給程先生開除了……你，你來這裡幹什麼？

守義：我來這裡，爲的是看看有沒有適合我做的事。

國粹：你？

守義：是的。

國粹：你的衣着是這末陳舊的！

守義：先生，我的衣着雖然陳舊，却是潔淨的。

國粹：（柔聲說）你不知道我對窮人是沒好感的麼？

守義：從前是，但現在不是了。

國粹：你怎麼知道我從前對窮人不好呢？

守義：是一個孩子的遭遇告訴我知道的。兩個月之前，那個孩子由你家的少

爺引着，走進梁公館來，却給你惡狠狠地趕了出去。

國粹：（覺着有趣）那個孩子……後來怎麼樣了？

守義：他記着天主的教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國粹：哦？！

守義：於是親自到這裡來找一份差事，爲找個機會替你服務。

國粹：你？你就是那個孩子？（把張守義拉近身旁細瞧）你不是死了的麼

守義：不，我的病完全好了。

國粹：我實在沒有辦法把你認出來。你真的完全好了？

守義：不但是我，我媽媽的病也好了。

國粹：可是甫光……（長聲發嘆）主呵！您真是高深莫測的！

守義：我正是爲了他——你家少爺病倒了，纔到這裡來。

國粹：你來幹什麼？

守義：我要想醫好他的病。

國粹：孩子，你的說話好像很有權威似的。（注視張守義）我看，我看你

準的是上天打發來的救星……

守義：我有一個藥方，可以醫好你家少爺的病。

國粹：可以告訴我麼？

守義：當然可以，不過你這裡不容易找着我的藥材。

國粹：我叫人到藥房買，多少錢都不要緊！

守義：藥房裡也沒有這種東西！

國粹：那末，向誰找呢？

守義：我。

國粹：你的藥材究竟叫做什麼？

守義：先生，叫做母愛。要是缺少了母愛，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國粹：（沉默半晌）也許你說得有理。

守義： 要想醫好你家少爺的病，沒有「母愛」不行。先生，只要你說個「是」

字，我馬上引我的媽媽到這裡來，她自會醫好你家少爺的病。

國粹： (沉思地) 母愛……也許你說得有理。

守義： 還有……在天上有一位衆人的媽媽……我們也得信賴她……

國粹： (站起來) 很好，我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守義： 叫做張義守，你忘記了麼？

國粹： 張守義，我贊同用你的藥材。讓我馬上撥電話給程先生。(猶豫地)

可是……我不想……

守義： 我替你撥電話好不好？

國粹： 要是你懂得，就最好不過了。

守義： 我應該怎麼說呢？

國粹： 叫他馬上回公館來。

守義： 好，我馬上去！(走近台中的門)

國粹： 在這裡，電話在我的書房裡，跟我來吧！

守義： 我打大門出去叫他更爽快！(急步從台下的門下)

(看見張守義留在桌上的聖母像) 這是什麼東西？這不是我媳婦的聖母像麼！(拿起來細看) 對了……她在絕氣的時候……還把它拿在

手裡！啊呀！不……不……！……甫光不應該死！聖母呀！你是他的媽媽！救救他吧！（把聖母像放回桌上，雙膝跪下）

——幕下——

第三幕

佈景：
如前，惟台中右側上首，多懸一幅聖母像；像下置一小木架，上供花一瓶。

第一節（高倫和陳方）

（開幕時，台上無人；半晌，高倫從台左上，陳方隨後）

陳方：你說，今天……

高倫：是的，從今天開始。

陳方：這樣就好了！他躺在床上，差不多一個月了！

高倫：一個月不算得什麼一回事。像他病得這麼厲害，竟能在短期內養好過來，實在出乎我的意料。這次張媽的確居功不少，她日夜不離左右地去照應他……就算生身母親也不過如是。

陳方：這個我也承認。母愛的確是奇妙的，假如沒有她……

高倫：我敢担保 甫光這一生可就完了。

第二節 (張守義及前人)

守義：(上，顯出快活的表情) 高醫生，我的媽媽要想叫甫光下床走走。

高倫：不行，不行！天氣還很冷。

陳方：可以開暖爐呀。

高倫：最好多等一個鐘頭。今天，由十一點鐘到晌午，他可以坐起身來，以後便要立刻躺到床上休息。明天，我看情形纔讓他下床走走。

陳方：張媽也應該休息了。晚上難得見她闔上眼皮睡一覺！

高倫：晚上她不好好地去睡覺？難道她不怕再病倒麼？快叫她不要這樣吧。

守義：我已經對她說過了，可是她說不覺得疲倦。

陳方：不覺得疲倦！她不要再隱瞞吧！只要看她的臉色，就會看出來了！而

且……一連兩個星期，每天晚上，她都是站着捱到天亮……

高倫：像張媽這樣的婦人，真是難得！

陳方：我已經給她說過一百遍了……叫她去睡覺，由我替她看護病人，可是我像對頑石講話。她是好心的，可惜固執得好像……

高倫：好像一個媽媽，因為她把甫光看做自己的兒子。守義，你回去勸你媽

媽休息。你說這不但是醫生的命令，也是廳長的命令，明白麼？

守義：好，我再向她說說。（從台左下）

第三節 （前人，少了張守義）

高倫：方伯，我看今天應該開一個小小的慶祝會。這是值得紀念的，因為甫光可說得是從墳墓的邊緣被救回來……

陳方：高醫生，你講得對！那天……我們從市立醫院送他回來，他的樣子多麼難看呀！

高倫：甫光的病，在最初幾天，是慢慢地好過來的；後來進展得那麼快，真不是親自看見，我一定不肯相信。

陳方：除了說，這是聖母顯的奇蹟之外，我看再沒有更切合的理由了。

高倫：

隨便你怎麼說好了。

陳方：

信不信由你，可是我……我常常看見張媽面對着這張聖母像祈禱，好幾次，我也……

高倫：

你……你也參加祈禱麼？

陳方：

你覺着奇怪嗎？是不是因為難得看見我去望彌撒？老實說，我雖然對宗教的事顯得很冷淡，可是……我做孩子的時候學來的祈禱文，現在還沒有完全忘記掉……

高倫：

是張媽叫你，還是你自動參加的？

陳方：

是我自動參加的……不但我哩，老爺也參加過。

高倫：

廳長也參加？真的麼？

陳方：

當然是真的。你別看他不同神父修士們來往，就以爲他不作祈禱……

高倫：

那天，我親眼看見他在聖母像跟前跪下……事實上，近來廳長的脾氣確是改好了，這是甫光的遭遇把他感化過來的。

陳方：

從前他的所爲，簡直可以叫做無神論者……拜金主義者……守財奴……

高倫：

方伯，你說得過火了。

陳方：

一點也不過火！

高倫：算了吧，現在我也得走了。

陳方：可以告訴我，你往哪裡去？

高倫：市立醫院。

陳方：這麼早趕到市立醫院去幹什麼？

高倫：不錯，現在去是太早一點；不過我到市立醫院之前，還得要看幾個病人。

陳方：啊呀！我曉得你看甚麼人了！

第四節 (張守義和前人)

守義：我的媽媽說，等照料過少爺起床之後，纔去休息。

高倫：要是這樣……一刻鐘後就讓甫光起床吧。現在太陽已上升了，天氣也夠溫暖。

守義：廳長知道這事，一定歡喜透了！

高倫：也許現在他還沒有知道哩！

守義：我去告訴他…… (從台右下)

第五節 (高倫和陳方)

高倫：方伯，剛才你說的話有什麼意思呢？

陳方：我說，從前你是富貴人家的醫生，現在却成了貧苦大眾的醫生。

高倫：誰說的呢？

陳方：人人都說。

高倫：我不否認……(指着聖母像) 你瞧，這個聖母，她是有錢人的聖母，

同時也是貧苦大眾的聖母。

陳方：高醫生，你講得有理。

高倫：方伯，你這個人也可謂「只見別人眼裡的小草，却看不見自己眼裡的

大樑」！

陳方：你說什麼？

高倫：(低聲) 爲什麼支薪那天，你不拿你的工錢？

陳方：什麼！你也知道了？……請你不要替我張揚開去！

高倫：你不想讓人家知道麼？……

陳方：要是給老爺聽見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氣是相當古怪的……

高倫：你就不能夠讓我知道麼？

陳方：我爲禱求少爺早日病愈，曾許下了這個愿……我不能讓老爺知道……

省得他疑惑我……

高倫：你儘可放心，廳長的老毛病也被醫好了。甫光的遭遇，就是醫治他的

心病最靈奇的藥劑。

陳方：對，對。不過，不讓他知道更好。

高倫：你不要我說，我就不說吧。現在我要走了，很快便回來。（二人從

台中下）

第六節（梁國粹和張守義）

國粹：（與張守義從台右同上）醫生真的這麼說嗎？

守義：是的。他說少爺的病絕無危險了！

國粹：我們去看看他。（向台左走去）

守義：（攔住去路）不行，現在不行……

國粹：（懷疑地）爲什麼？

守義：因爲……因爲……噢，因爲他要想給你預備一個突來的高興。

國粹：（詫異地）給我一個突來的高興？是什麼？

守義：如果現在說破了，後來就沒趣味了。

國粹：那末，不要說破吧，橫豎遲早我都知道的。（坐下，拉着張守義靠近身旁）我也準備了給他一個突來的高興。我們看看哪個更好。

守義：噢，廳長先生，可以告訴我麼？

國粹：從現在起，你不要再叫我做廳長先生……

守義：那末，伯伯，你怎樣給他一個突來的高興呢？

國粹：剛才你說得好：若果現在說破了，後來就沒趣味了。

守義：不過，你不是對他說嗎！伯伯，你告訴我吧，我會替你守秘密。

國粹：（擁抱他）你今天過繼做我的孫兒，好不好？……這樣一來，我便有兩個孫兒了……這邊抱着一個，那邊抱着一個，兩個都是我疼愛的。

的……

守義：我的媽媽呢？

國粹：噢，你放心，她永遠是你的媽媽。

守義：她過繼做你的女兒好麼？

國粹：好極了。趕我這個惹人憎厭的老人死了，也多幾個親人替我祈禱！

守義：你不是惹人憎厭的……

國粹：我從前的所為……尤其是對你們母子倆的所為，的確是惹人憎厭的。

你還記得嗎？不過，自從那天，我看見你和你的媽媽跪在這幅聖母像前祈禱……我就深被感動了。你喜歡同我一起過日麼？一定喜歡。

國粹：大家把從前的事丟開吧。

守義：我早已把它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國粹：我們要組成一個快樂而且幸福的家庭。

守義：（感動地）你真好！

第七節（陳方，程思聰及前人）

陳方：（在門外）老爺！

國粹：誰呀？啊呀！陳方，原來是你！

陳方：程先生要想見你……

國粹：請他進來？

守義：我看甫光去。

國粹：你去幫忙他預備那個突來的高興，是不是？好極了！我也同程先生預備我的事。

守義：方伯！同我來吧。（二人從台左下）

思聰：（上）廳長，我聽見一個好消息。

國粹：是的，程先生，那消息真是好極了……他已經醫好了！醫生說，他完全沒有危險了。

思聰：廳長，那就恭喜你了！

國粹：多謝，多謝……（指聖母像）這完全是聖母賞賜的恩典。程先生，記

得那個可怕的晚上……愛，我叫你太難堪了。

思聰：廳長，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國粹：那時候，由於內心過度痛苦，我差不多要瘋了。幸虧來了那兩個好心的……

思聰：就是……

國粹：張媽和他的孩子張守義。是他們救了甫光和我的生命。一向我這裡（

指胸前）鬧毛病，叫我很不快活。自從那天，看過他們母子倆跪在聖母像前祈禱，我纔明白我媳婦生前明濟貧苦大眾，實在做得很對。

思聰：現在我可明白你轉變的理由了。

國粹：我曾經向聖母許過愿，甫光若能早日病愈，我就把我的大部份家產，舉辦慈善事業。

思聰：那個日子……

國粹：就是今天。今天要實踐我許過的願……

思聰：他們還留在這裡麼？

國粹：誰呀？張媽和她的孩子麼？

思聰：是的……

國粹：他們當然要留在這裡。

思聰：廳長，好極了。這樣一來，我可以放下雙重責任了。

國粹：你？你負了什麼責任？

思聰：方伯生怕甫光病好了，你要打發張媽母子回家去，再度窮苦的日子，

所以許了一個願。

國粹：他許了什麼願？

思聰：就是把每月的工錢，完全送給她們。

國粹：你答應了他沒有？

思聰：他固執着要這麼辦，我只好在口頭上答應了，却想着拿我自己的一分

工錢，填補他的損失。

國粹：你們兩人，可謂志同道合了！

思聰：廳長，我怎麼說好呢？……我真開心看見發生這樣的事：主人、僕人

，和別的人，都在同一條路上碰頭。

國粹：還有別的人麼？你說，都說給我聽！

思聰：有呀！這個不行！因為事關別人的秘密。

國粹：我明白你們的秘密了……算了吧，既然大家都是被仁愛的行為感動了的，希望這種仁愛行為把我們永遠聯結在一起。

思聰：廳長，這有什麼意思呢？

國粹：你跟我到書房去，把我口授的一切，都記下來吧！（二人從台右下）

第八節（陳方和高倫）

陳方：（與高倫從台中上，手裡拏着許多鮮花、彩緞）

高倫：你要用這許多鮮花呀，彩緞呀，裝飾什麼？

陳方：有些裝飾少爺的臥室，有些裝飾聖母像，有些裝飾大廳，有些裝飾客廳。

高倫：今天爲什麼要裝飾客廳？

陳方：少爺病好了的消息，已經街知巷聞了，我看今天準會有許多客人來，向老爺道喜！

高倫：廳長不會討厭這一套麼？
陳方：高醫生，少爺鬧的毛病真是奇妙！
高倫：他不是已經養好了麼？
陳方：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把鮮花放在一張桌子上）

第九節（張守義及前人）

守義：（從台右上）高醫生，你回來了？方伯，這些花真是美麗！
陳方：守義，你看這些花可以敷衍過去嗎？
守義：我想夠了。
高倫：你的朋友怎麼樣了？
守義：我的媽媽正在替他穿衣裳。廳長還沒有曉得哩。
高倫：還沒有曉得？
陳方：他不曉得什麼事？
守義：就是甫光可以下床的事。我們要想給他一個突來的高興……
高倫：好極了！你們教甫光到廳長的書房去！廳長在那裡嗎？
守義：是的，他告訴我，要同程先生預備給甫光一個突來的高興。

陳方：今天真是一個難得的日子，好，我也有我的事……只要不讓老爺知道就好了……

高倫：很好！我到甫光的臥室去；看他能夠不能夠自己走動。

陳方：我也跟你去看看。

守義：我呢，却應該趕快替聖母打扮一下。

第十節 (梁國粹，程思聰和張守義)

國粹：(張守義揀了最美麗的花，放在聖母像前。梁國粹和程思聰從台右上)

(向程思聰說) 我要當眾宣佈我所決定的，省得後來會發生什麼枝節；凡是有關係的人，你都替我叫他們來。

思聰：我馬上搖電話通知他們。

國粹：記着，是下午四點鐘。

思聰：知道了。(下)

國粹：(看見張守義裝飾聖母像) 噢，你在幹什麼？

守義：我替聖母打扮一下。這樣好看麼……

國粹：(仔細端相) 很好看！可惜這個木框子太陳舊了，我要給它另換一隻

新式的框子。

守義：不必換了。我歡喜這個舊的。

國粹：你要想她永遠是貧苦大眾的聖母，是不是？也好！（沉吟半晌，然後執着張守義的手，感動的樣子說）孩子，你是有福的，你懂得祈禱，要什麼就有什麼！

守義：你不懂得祈禱嗎？你不會唸聖母經嗎？

國粹：你教我，好不好？

守義：當然好……現在就開始嗎？

國粹：是的，你唸一遍給我聽。

守義：（跪下，雙手合什）「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

你怎麼了？

國粹：（深為感動，咕嚕地）這就是韓薇蘭屢次唸的經文……

守義：韓薇蘭？

國粹：就是甫光的媽媽！現在我記起來了……你唸下去吧……

守義：「女中爾為讚美，爾胎子耶穌，並為讚美……」

國粹：（跪下）「天主聖母瑪利亞，為我等罪人……」（張守義同唸）「今

祈天主，及我等死候·亞孟。」

第十一節 (梁甫光，高倫，陳方，及前人)

甫光：

(由高倫扶掖着，從台左上。他的臉色是蒼白的，可是帶着快活的表情。他們沉默地等梁國粹唸完最後一句經文。陳方在旁，喜極而哭)
祖父…… (跑過去)

國粹：

甫光！你！ (擁抱他) 原來是你！我的甫光？你可以下床了？

甫光：

祖父，是的……我的病好了……是她醫好我的 (指聖母像)

國粹：

(快活地) 多謝聖母…… (轉向高倫) 高醫生，我們也得多謝你！

高倫：

這事同我沒有關係……

國粹：

(向張守義說) 你的媽媽呢？

守義：

我叫她來！ (下)

國粹：

(抱着梁甫光) 高醫生……我活了這幾十年，今天是最叫我快活的。

高倫：

我祝望你今天覺得的快活，永遠存在。

國粹：

將來我只願同這些可愛的孩子在一起過活……不曉得甫光幾時可以出門？

甫光：

祖父，出門幹什麼？

國粹：

到別墅休養去，明白麼？

甫光： 是不是「逸廬」？
國粹： 不，我不願到那邊去。
甫光： 你害怕我到了那裡，會再次病倒麼？祖父，這次出門，你要去，張守義也要去。

第十一節 （張守義及前人）

高倫： 你的媽媽呢？

守義： 她不願來，因為她很容易感動，怕人家見了要笑話。

甫光： 祖父，張媽也同我們一起出門，是不是？

國粹： 不消說囉，我們一同到家鄉去。

高倫： 「逸廬」呢？

國粹： 我定著把它改做「韓薇蘭紀念醫院」，收容一般貧苦的病人。

高倫： 真的嗎？

國粹： 高醫生，我聘你做這座醫院的院長。

陳方： 這真是個好消息。

國粹： 醫院的經費，你用不着擔心，完全由我負責。

最後一節 (程思聰及前人)

思聰：(上) 那件事情已經辦妥了。噢！甫光，你完全好了？

甫光：是的，程先生！

國粹：將來，由程先生負責「韓薇蘭紀念醫院」的財務。

思聰：你已經對他們宣佈了？

國粹：是，下午喝茶的時候，我還要對有關係的人宣佈一次。

甫光：祖父，你的決定真是好極了！

國粹：你給了我一個突來的高興，我應該用這種相稱的禮物報答你。

思聰：高醫生的意思怎樣？……

高倫：既然廳長這末錯愛，我只有盡力替他效勞了。

思聰：廳長要我們在同一個慈善機關裡，爲貧苦大眾服務。

國粹：替貧苦大眾做點事，就是我，也是甫光今後做人的宗旨；這一面是報

答聖母賜給我們梁家的恩惠，一面是鑑於人生在世，只有「爲善最樂」

思聰：方伯，我們預備的事怎麼樣？

陳方：(措淚) 老爺所決定的事，把我的計劃弄得粉碎了……不過……我應

該說明……可是，我還有什麼好說……我懂說話……現在只是懂得

流淚……

國粹：

陳方，你也太糊塗了！活了這麼大年紀，做起事來還像個小孩子，這回我一定要給你一個懲戒。

陳方：

天呀！這有什麼意思？

思聰：

就是關於你許願的事！

高倫：

方伯，你究竟做了什麼事？……

國粹：

這回我決意把他趕出梁公館去。

陳方：

（木然站着）

國粹：

（伸開雙手）

陳方，我是同你開玩笑，你離開梁公館，却不能離開我，你要跟着我們到家鄉去，過快樂平安的日子！（抱着陳方；眾人

同聲歡呼，慕徐徐下）

——劇終——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二輯

忠 僕 (三幕劇) 莫希功譯述

這是一齣以耶穌復活的史蹟做背景的宗教劇。故事描寫兩個不見經傳的人，爲維護真理，慷慨赴義。劇情簡潔，極易上演。每本五角。

至性化元兇 (三幕劇) 何心原譯述

這是一齣充滿殺氣同時充滿慈愛的倫理悲喜劇。故事敘述一個貴家子弟，不容於法，落草爲寇，後得官軍招撫，翻然悔改，爲國效力。劇情曲折緊湊，對倫理之愛，發揮得頗爲動人。每本五角。

本叢書計分宗教劇、教育劇、諧劇、歌劇……等，各書在道德觀念上，都曾經過一番縝密的檢定，適合各校劇團上演。每月出版一種，預購全輯（十二種）連郵特價四元。

種三第 · 輯二第

心 母 父 下 天

LA MADONNA DEI
POVERI

版 出 日 一 月 三 年 九 四 九 一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改 編 者 : 殷

出 版 者 : 白 德 美 紀 念 社 出 版

印 刷 者 : 澳 門 慈 幼 印 書 館

發 行 者 : 慈 幼 印 書 館

訂 閱 及 總 辦 事 處 :

澳 門 : 高 樓 下 卷 三 號

士

角 八 售 實 本 每

功 希 莫 : 者 對 校 書 本

T9 - 1/0052

276256.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天下父母心 (三幕劇)

梁甫光父母早喪，由祖父——某市財政廳長——撫養。甫光雖然生於富貴之家，但秉承亡母遺訓，好與濟貧乏，又樂與貧苦的孩子往來。這事叫他的祖父非常不滿，認爲他有失身份，屢屢嚴禁他。一次，甫光爲了幫忙一對貧病交迫的母子，事爲祖父所知，全家上下，都遭惡罵，並且硬要把甫光送到別地居住。迨後甫光害了重病，幸得當日那對貧家母子，妥爲侍應，焉得病愈，他的祖父被該母子倆仁愛的品德所感，改往日頑固的作風。

24
2600
27